

史纯民著

混沌 妖 时代

海洋的魔幻，人生的动荡，历史的
惨烈，交汇在一起，把多形变态、
混乱失衡的时代多方位地折射出来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 100 期

功
功

时代

时代

史纯民 著

海妖时代

上海文艺出版社



I247.57

9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妖时代/史纯民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21-3253-9

I.海… II.史…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1566 号

责任编辑: 郑理

封面设计: 王志伟

海妖时代

史纯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370,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978-7-5321-3253-9/I·2472 定价: 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9
第四章	41
第五章	62
第六章	82
第七章	92
第八章	105
第九章	114
第十章	133
第十一章	151
第十二章	163
第十三章	174
第十四章	182
第十五章	190
第十六章	199
第十七章	208
第十八章	225
第十九章	233
第二十章	247
第二十一章	256
第二十二章	292
第二十三章	307

第二十四章	324
第二十五章	337
第二十六章	355
第二十七章	365
第二十八章	375
第二十九章	390
第三十章	409
第三十一章	421
第三十二章	448

53	第五章
58	第六章
59	第七章
102	第八章
114	第九章
133	第十章
151	第十一章
163	第十二章
174	第十三章
185	第十四章
190	第十五章
199	第十六章
208	第十七章
252	第十八章
233	第十九章
245	第二十章
256	第二十一章
293	第二十二章
307	第二十三章

第一章

金鱼儿姓金，本名就叫金鱼儿。她出生时正是1962年自然灾害，最穷的日子。金鱼儿的娘是个哑巴女，鲁西人，父母是医生，打成反革命，都饿死了。两年前，哑巴女要饭要到安海卫。哑巴女长得眉清目秀，识文解字，张高人把她送到金家，当了媳妇。哑巴女生金鱼儿时，大出血，没等送医院就死了。金鱼儿的爷爷金天启偷着下了海，摸回来二十几个大花皮蛤蜊，熬了碗鲜汤，当做奶水，喂了她。谁知没出七天，金鱼儿的小脊背上如乌龟似的鼓起硬皮壳，发高烧。眼看活不成了，她爹金林，要把她裹在席子里送走。爷爷不舍得，连忙给她钉了个小木盒子。就在金林挟着盒子要出去埋的时候，张高人踏进门来。张高人是金天启的朋友，是方圆百里的名医。张高人抓着她的两只小脚，把她从盒子里提出来，前身后身的翻着看了看，说是产后感染了，是硬皮症。张高人说着拿出随身带的个小铁盒，盒子里有把专门割疮放脓的小手术刀。只见张高人用刀在她的巴掌大的小脊背上划了十个小口子，又拿了一根结网的线，如纳鞋底似的，把线从这些小刀口子里插进去穿过去的穿来穿去。她也真如死了一样，不哭不叫地由着张高人折腾。弄完了，张高人把她屁股朝天的放在床上，嘱咐了一句，孩子身上不要沾水，说完走了。过了一个小时，张高人又回来了，不知从哪里拿来九个鸡蛋，说是看孩子的礼物。张高人亲手给她蒸了鸡蛋羹，说等她哭了就给她吃。然后，张高人又从

洗得看不出颜色的中山服里，摸出个医院药房发药用的小纸药袋来，里边盛了一撮茶叶末，金天启烧水，张高人冲茶，两人坐下，一边喝一边说着话。

这孩子命大，死不了，不过这小刀口将来得结疤，在脊背上，像小鱼鳞。我看这孩子就叫金鱼儿吧。

金鱼儿，好听，不过和田鱼儿重名，别再犯忌。咱用不着非和她重名。金天启有些忌讳。田鱼儿是区委书记，外号“独头奶子”。

你这人怪了，她叫她的，咱叫咱的。这么说那江河湖海里的鱼也都得改名。张高人把茶杯往小地桌上一墩，很不以为然。

金天启和张高人交往二十几年了，但两人如有默契，从不讲田鱼儿的事。张高人救过田鱼儿的命，尽管他的医院院长四年前就被撤了，可仍是田鱼儿的专门医生，和田鱼儿有着不一般的关系。所以金天启当然觉得张高人的话格外有分量。何况张高人眼下正在救着孙女的命，金天启并不怪乎张高人话中的硬气，爽快地说：你这话说得好，莫不是天下的鱼儿都改名？谢谢你，高人，咱这孩子就叫金鱼儿。

张高人立起身来，摆着他的两条仙鹤腿，走到墙边，冲着墙上的一张十寸的照片说，听见了，嫂子，你的孙女叫金鱼儿。可惜了，我的漂亮嫂子，你见不到你的漂亮孙女了。像你呵，比你还漂亮。

照片发黄了，是抗战胜利那年拍的。照片里的金天启的妻子林珊穿着高领紧身方格布衣，花容月貌。林珊活着时，张高人就好金夫人、漂亮嫂子的乱叫。林珊死了一年多了，已经烧了周年。

张高人说完，端起茶杯，一饮而尽。转身告辞，临行，突然抱着金天启的双肩，拍了拍。

缘分，这是缘分。我走了。我出趟远门，你不用找我。

张高人话音刚落，金鱼儿却在床上哇地哭出了声。

张高人并没回头，他亮着嗓门回了声：金鱼儿，张爷爷听见了，好好活！说罢，摆手出门去了。

此后，金天启才明白，这是张高人最后一次到他家。张高人失踪

了。走了。

说来也神，金鱼儿确是命大，第二天就退了烧。张高人送来的九个鸡蛋，成了她的最高营养品。刚过满月，家里彻底断了粮，区委书记田鱼儿却又亲自给当着地主分子的金天启送来了三十斤麦子。尽管这是金天启拿命换的，可是却让金鱼儿一直吃到秋天。

据长辈流传，安海卫是吉祥之地，两道龙脉，腾起于泰山，越过五百里的沂蒙山，蛰伏在安海卫背后北边的双龙山。双龙山脉四十里连绵，东西走向，山分两排，若双龙。北边一排顶峰在最东边，山腿斜插入水，宛若龙头张嘴探海饮水，风水上说这是海龙。南边一排，顶峰在最西边，犹腾龙西飞，风水上说这是土龙。海龙、土龙，一山二龙所以此山称双龙山。就在这双龙山中间的位置，海龙和土龙双双抱着一个叫印山的小山。这印山并不高大，却生得奇特，它方方正正，有棱有角，正南正北，近看，拔地而起，笔直冲天而去；远看，若一巨大印章，海龙土龙，双怀抱印。安海卫就枕在双龙山畔，一头是海龙头，一头是土龙尾。安海卫这等的好风水，人们说，土龙腾西，主着安海卫出人才，出大官，此话不假，似可验证，科举时，金家曾有过一门三进士。海龙探海，主着安海卫是通商宝地，财运潮涌，此说也可验证，远说旧时金大巴掌的船行通达南北，近说眼前，安海卫建了中国第一深水大港。

金家原先是安海卫的大户。解放前安海卫就很气派。清末，甲午海战之前，李鸿章就曾有意在此建威海卫之外的北洋水师的第二个军港。长五里宽五里的镇子被一道土围墙围着，镇里边按“囿”字结构东西南北各两条大街，大街两旁尽管多是低房浅屋，但那盐店、渔行、米行、粮店、饭馆倒是齐全热闹，镇中央是金家的祠堂，祠堂前后两个大院，后院供列祖列宗，前院为金家各支的族长聚集议决大事的厅堂。这安海卫的围墙里不是金姓的不准住，外姓一律住在围墙外。外姓人其实也不杂，十之八九是姓田的，所以安海卫实则是

金、田两大姓，不过姓田的穷，多是种田的佃户，穷赶海的，能上船出远海当个船工，已是有所为的了。

不过当年的安海卫田家却是大户。远说明朝，沿海一带戍边设卫，卫下辖所。田家的老祖宗田总兵，带了千名子弟兵，设了这个安海卫。当年田总兵的老兵营就是后来的金大巴掌的船行大院。自老总兵始，田家在此繁衍，靠着吃皇粮，没有柴米油盐的忧虑，所以后人仍是习武成风，不思耕读勤俭。守着大海，却把渔业、商业、船业这些辛苦动脑子但却挣钱的活路让给了别人。如此以来，几辈下去，田家已是后天失调，失了优势。等换了朝代，失了荫庇，便败落下来，成了地主的佃户，渔家的帮工，商家的伙计，码头的苦力。及至清末民初，老兵营已是断墙残垣、堂塌房毁，一片废墟。主事的田家族长，按人丁算，每丁分一块大洋，以三千大洋将老兵营卖给了金大巴掌。若无新中国的改天换地，田家难有翻身之日。

几百年来，这安海卫的金家，随着来往过海的渔船、商船，北至渤海，南至舟山没有不知道的。同姓同祖，抱得紧，附近沿海没个敢和金家找碴闹事的。金家的人也争气，清代出过进士，民国时出过中央委员，论起来还是和孙中山一辈的元老，在东洋加入的同盟会。金天启的祖上自清朝就读书当官经商出人物。更是镇里的名门豪族。金天启的父亲人称金大巴掌，所谓大巴掌，是指开着船行、渔行、米行、货行、银号，五行齐全。金大巴掌将当年田家驻兵的老兵营翻盖成的船行大院那才叫气魄，船行管货运，渔行管渔业，两行在一起，紧靠着码头，圈地五十亩的一个大院子，设了南北两个可以并列通过两辆胶轮马车的大门。里边货场、仓库、修理、提货结算一应齐全。当年，金大巴掌的二公子金天启二十二岁，就当上了船行鱼行的大总管，海上运输和捕鱼曾经达到鼎盛，后来因为婚事，不要金大巴掌给他定亲，自己找了个海上漂来的女人，金大巴掌生气翻了脸，金天启被赶出门。船行、渔行因为连年战争而日渐衰败。抗日时金天启曾经帮着共产党的县大队劫过金大巴掌的一船军货，安海卫保卫战时又炸了

金家的码头，从此金大巴掌再也没有认这个儿子。金家兴极衰至，到土改时，金姓一族连地主、渔霸、还乡团、国民党的镇长、商会会长、警察所长、学校校长一姓给杀了二十六口。金家从此衰落。

田家却因革命而崛起。田畴和田鱼儿是安海卫的骄傲。安海卫的现代史是围绕他两人演绎的。田畴解放前就是县大队队长，军分区独立团团团长、县委书记，1958年开始当地委书记，一任就是二十年，老了还提拔成省人大副主任。老祖奶奶田鱼儿从1944年到1984年当了四十年的区委书记，如今虽然退了，但还挂着县人大的副主任，仍然住着当年金大巴掌的大宅院。

田鱼儿年轻时人长得漂亮风流，因为受伤，炸掉了一只奶子，当区委书记时，人们背后叫她独头奶子。那时，独头奶子闻名百里。民谣说：宁打一营兵蛋子，不打一个独头奶子，说的就是田鱼儿。独头奶子会左右使枪，不仅有胆识，而且下手又快又狠。她护送山东局书记过封锁区，遇上伪军岗楼子，把大襟袄一敞。胸前一个大疤一个独头奶子，沉甸甸的奶子下掖着一把油光黑亮的小手枪，站岗的匪兵吓得声也不敢吭，还要屁颠颠地送她一程。独头奶子田鱼儿现在老了，不管大辈小辈、田姓外姓，人们一律统称她老祖奶奶，据说只有田畴还称他鱼儿姐。

据熟悉安海卫历史的人评讲，现在安海卫田家的福气多是靠着老祖奶奶。她要不是因为炸飞了一只奶子，光凭她当年安海卫俊女的名声，那官儿怎么也不会在田畴之下的。还说，双龙山的海龙、土龙，风水轮流转。当年忠心报国的田总兵是土龙出世，六百年后转世，田鱼儿就是土龙。这话说得似真似假，但也并非妄下雌黄，因为人人都知田鱼儿身上还真的长着一一条土龙。

如今田鱼儿被尊为老祖奶奶，她住的院子也就随着叫成了老祖屋。能进老祖屋走动的人，都是被镇上的人敬服着。老祖奶奶不光是老祖屋，她还有个红星大院。红星大院是她临着退休让位前盖的，专住烈属老太太的一个敬老院。这可不是个普通敬老院，人们都

说这是个能上管君，下打臣的“上议院”。老祖奶奶亲自当着名誉院长，一个副区长兼着院长。红星大院办个书画展，区委书记、区长还都得亲临出席。

金家的一座座宅子住进了姓田的。金家大院原先是南中北三进的大宅子，南房五间原是账房、客厅，中、北屋是住宅。现在老祖奶奶住着南屋和中屋，北屋另开门间了出去，成了镇上的一个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实际是专门留给田家的大人物省人大副主任田畴还乡时住的。这是从五十年代田畴当着地委书记，老祖奶奶还称独头奶子，当区委书记时就立下的不成文的老规矩，至今没个敢破的。老祖奶奶的宅子大，可是并不独住，和她一起还住着两个比她年纪轻的女人，两个女人都没有男人，她们叫老祖奶奶大姑，老祖奶奶对他们大丫、二丫的排着叫，大丫是老祖屋的管家，叫田秀兰，也五十岁了，丈夫原先给田畴当过警卫员，死在朝鲜战场。不过她有个干儿子，是她一手带大的。二丫也有四十三四岁了的樣子，她自小跟着张高人就会推拿针灸，所以管着老祖屋的内勤卫生，除了洗衣服打扫卫生，每日还给老祖奶奶抻抻胳膊捏捏腿，伺候着泡脚洗澡。因为老祖奶奶身上有伤，所以这洗澡还真有专门学问。这个老祖屋让老祖奶奶治理的有大有小，中规中矩，有话不漏声，有风不出影。

不过再高的宅门也有坏规矩的时候。61年老祖奶奶还是独头奶子的时候，在海边拣了一个刚出月的弃婴，是个男孩，抱回老祖屋，起名叫田天成。这孩子叫独头奶子大妈，却称秀兰叫姨，而秀兰依然称独头奶子大姑，这就有点乱了辈份。但这是独头奶子同意的称呼法，别人谁还议论，再说，区委书记哪有工夫拉扯孩子，孩子自小跟着秀兰，是秀兰一口一口米粥嘴对嘴喂养大的，像是长在秀兰身上的肉，那时的秀兰已是三十多岁，不称秀兰为姨称什么。细想倒有了人情道理，反而遮了背后的故事。

第二章

安海卫有好渔地，大洋暖流在这里交汇，传说每年初春，都有大鱼群顺着太平洋黑潮从此经过，当地百姓称为过大龙。百年前一条四十几米长的大鱼游至浅海，潮落水退，鱼伏海滩。四乡渔民惊动，由金家族长率众临海祭拜，派一百男丁登二十船，趁涨潮之时又将鱼送至海里。谁知鱼并不离去，翌日黎明，再退潮时，鱼仍然蛰伏海滩。于是人们传说，此鱼是几百年的造化，已成仙体，看中此风水宝地，到此求龙将其送天的。鱼死后，将其肢解，鱼肉送还大海，用鱼骨作柱梁在大鱼卧滩处建了一座鱼骨庙。鱼骨庙里敬着龙王爷，两边是霹雳将军、打閃娘子，渔地爷爷、风老婆子。每年的二月二，龙抬头；每年的六月十三日，龙王爷过生日。凡是养船的渔户，都抬着整猪整羊前来敬贺，在海滩上搭戏台子，按家摊钱，包戏班子，一唱就是三天三夜。

这鱼骨庙已有百年多的历史，是金家出钱建的。鱼骨庙有规矩，凡年轻后生下海谋生者，需先到鱼骨庙祈拜，然后才能下海捕鱼。进庙拜时，得日出之时。进庙时，赤身裸体，除了男根之外，通体抹上鱼油，据说这样就等于和鱼通了性，今后任凭风吹浪打，哪怕船倾人亡，鱼也不食同性。而男根也，人命之根，涂了鱼油，便失了人的生育。但还有规矩，下海者，非得当上船老大，否则此生再也不得进鱼骨庙。而船老大每季出海前，必得进庙敬香。船老大都有鱼骨庙发的鱼骨

做成的牌子，此牌得时时吊在颈前。无牌者在安海卫当不上船老大，无牌者更不得在金姓的渔地里下网捕鱼。当然这鱼骨庙，更不准女人进去。据说，百年来，只有一个女人进去过。那就是田鱼儿。当年与日寇血战安海卫，就是田畴背着炸掉了一只奶子的田鱼儿躲在这里，是张高人把死了的田鱼儿缝了起来，谁知抹了鱼油的田鱼儿却又活了回来，直到成了如今的老祖奶奶。

茫茫大海，碧蓝一片，看似处处般般一样，其实海里差别大了。海有潮汐，有浪涌，还有流，这流就是海里的黄河长江。虾有虾路，鱼有鱼道，这鱼顺流回游，秋月南行，春日北归，哪里甩籽，哪里吃甜水，都有规律。发现这个规律，得几代心血，这秘密祖辈秘传。海上捕鱼常有这种事，两船夜里行海，突然一只船的船灯灭了，船不见了，待再亮时，此船定是鱼压满了舱。而另只船还傻傻地在网网捞空，就这么神秘。所以这渔地，是渔民的命根儿，有了渔地，就能一网金一网银。旧时，渔民为争夺渔地，拼命舍命，从此酿成族仇、村仇。民国三十一年，当时安海卫已经成了滨海区革命政权的驻在地，安海卫与邻省因争夺渔地发生械斗。安海卫约集邻乡、旁姓，千船群集。分黄、白、蓝旗三队，黄旗为首，以渔叉、竹篙、鸟枪、铁炮为械。大战，沉船二十余艘，对方红了眼，直抢到岸上。田畴是条大汉，此时已是县大队长，民间纠纷，都是贫苦群众，政府只有劝说。田畴原先只是观战，顺便拉个偏仗，眼看着来势太猛，一时急了，竟也杀到阵中。他双手舞四尺长的鳞刀鱼，这刚从海里打上的鱼，银白闪光，鱼骨坚挺，砍之如刀，挥之如鞭，雪白寒光中，十几人不能近前。最后还是田鱼儿发令用小钢炮炸翻了对方的头船，才压了下来。此事田畴到老也未脱清关系，当时就把县大队长给撤了半年，直至“文革”年代，还有人揪着他的地方宗派主义不放，为此多挨了不少斗。

田畴的金鱼儿的爷爷金天启是北方沿海的传奇人物。这个金大巴掌的

二公子的传说有许多版本。金天启八岁上船，十二岁时就南下广州，北到海参崴。十六岁那年夏末，正在上海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金天启随船返沪，路上遇到风暴，就在眼看船倾人亡之时，他看见一大一幼的两只大鱼正在横穿风暴，他当即以东家的身份命令船老大跟着大鱼走，结果竟而真的穿过了九级风浪，抵达长江口。还说，有一年他独自一人跳上一只单帆的小船，追着大鱼走了。一个多月后，还是那一大一小的两条大鱼把他送回来了。他究竟去了哪里，见了些什么，他从来不与别人讲过，但有人见他画过海图，说他是随着大鱼沿太平洋走了一圈。金天启二十岁商船专科毕业，到了一家英国轮船公司干活，在远洋船上从见习当到三副，干了两年却又回了安海卫，接了金大巴掌的班，当了船行经理。从此后，每年春上清明前后，他都要独自驾船出走四五日。传说有船曾在海上远远见过，一只小船和一条白帽子大鱼带着几十条大鱼一起编队，游戏洋上。到他二十七岁那年，他又从海上带回来一条小船和一个叫林珊的女人。这个林珊是七百里外胶东半岛回马台人。据说家里也曾有过几条船，还和金大巴掌有过生意来往。东北让日本人占了，她家连船带货给关东军抢了。林珊的父亲急得得了一场暴病，死了。剩下的家产被追债的给卖了，连林珊也给卖到烟台的东海楼。既不会游水又不会使船的林珊一心寻死，夜里跑到码头，跳上了一只舢板，谁知却顺潮水走入流中，一个晚上漂到深海。及至天亮，晕死在船上的林珊却发现自己在一群大鱼之中，其中一只头上长着白帽子的大鱼用嘴拱着她的船，行走在万顷碧波之上，两天后，大鱼群遇到了驾船等待着它们的金天启，白帽子大鱼把林珊交给了金天启。金天启自己登报发了结婚启事。自己在镇外岭上寻了块地，盖了六间房子，生了个儿子，取名金林，连金家的辈分排序也弃了。从此离开了金家的船行渔行。独头奶子年轻时曾在船行大院给金天启当过佣工，土改时，枪下留情放了金天启。解放后，地主分子的金天启，别说是出远海，便是近海捕鱼也受管制，更别想当船老大了。金天启的海洋梦完全断了。

每年和大鱼会面的秘密也只能是隔着大洋的思念了。直到1962年，独头奶子枪押金天启，金天启带六百只船出海寻鱼，满舱而归，救了一方饥民，而金天启却命亡海上。死后，人们亲眼看见大鱼列队护卫，大鱼王亲自将金天启送回岸上，人们才信了他的一生海上传奇，金天启，真海神也。

金鱼儿的爷爷金天启不能出海，但金鱼儿的爹金林却是得了金天启的真传。金林年轻时聪明英俊，长了一双亮亮的眼睛，没上学，但金天启、林珊教他识字，八岁跟着大人下海，近海的鱼路虾道，水流暗礁，断识得不用看海就心里明白。怎么看天，怎么辨风，怎么行船，怎么使帆，怎么走流，怎么布网，不仅会干，还能画图布阵。以至包括编网、修船都学会了。可他和金天启一样，就是不能出远海到渔地打鱼，没有当船老大的资格。尽管金天启死时，美名享誉百里，但那都是民间的事，在政治上金林是地主子女，改造的对象，只能在船上给人家当个下手。只打金天启死时的那次出海，金林的眼就伤了，金林眼里长上了玻璃花子。可他依然有双好眼，夜里行船会看路，还会听鱼声。1973年起大风暴，船卷走了，金林靠着用废绳量水引着船走，船在海里疯跑了一天一夜，人们估计准给冲到韩国的海域了，谁知等天晴在海上却远远地看见双龙山。从此人称金林“海眼”。

“文革”后，地主富农们摘帽了，金林的成分成了“渔民”，他有了出海的资格，可是他没有自己的船，仍然当不了船老大。他开始见老了，可过好日子的念头却没死，要证明自己有本事的心没有死，他想自己有条船，有了自己的船，他就能当船老大。渔地不再是哪个人的独有，再说现在也都被港口的航道、锚地占去了，以后打鱼得出远海，只要是出远海，十个船老大也顶不上他一个海眼。

海眼有个老相好，叫田秀花，是个寡妇，她丈夫也姓田，也是个下海的，死在海里。田秀花的男人最后一次出船前，和海眼喝酒，海眼劝他不要赶南海，南边海流正大，若变天起风，肯定不好行船，田秀花

的丈夫不听,还有些翻脸说海眼咒他,谁知这一去就没回来。海眼冒着风,出海找过,沿海寻了一个星期,连个信息也没打听到,连个船片也没寻着,不知顺着流冲到哪里的大海沟里了。谁知从这后,这田秀花却和海眼熟稔起来,好了起来了。田秀花成了金林的“钩子”。“钩子”是地方土语,专指发生性关系的男女相好。两人钩了十年了,起初还背着金鱼儿,常了,也躲不及,便不再避着了。谁知金鱼儿大了,却倒自然,从没责怪他,对田秀花也没出过脸子。海眼想以后金鱼儿找个好人家,等金鱼儿嫁了,他和田秀花搬在一块,老有了伴,再有条船养着,有吃有喝,这辈子也算是足了。

去年,乌贼置了条新船,缺个帮手,海眼托田秀花捎话要搭个伙。乌贼称田秀花老姨,田秀花当天夜里就给海眼递了回话,田秀花脱了鞋掀起海眼的被窝,挤了进去,手在海眼的胸上摸拉着。嘴贴着海眼的耳朵说:人家可没看中你哟,说老姨也就你看着海眼中用,我可看不上他,谁花钱雇人不雇个壮汉,我能雇个当爹的养着。海眼气得刚要骂,嘴却被田秀花用手捂了,一股湿烘烘的热气舔进了海眼的耳朵里,人家还有话哩,要干也行,得让金鱼儿和你一块上船干,要用用爷俩,爷俩给一个半人的工钱。怎么,这不是更顺意吗?一个人的工钱,成了一个半的工钱,这不是明着要养爹吗?怎么,乌贼要是真的叫了你爹,你还不愿意,打着灯笼找吧!这小子能为大了,还得发呀!

乌贼就是田天成,是从老祖屋里长出来的唯一男爷们。镇上人都知道他是老祖奶奶拣来养大的,老祖屋的田秀兰是他的姨。都说他是从海里坐木盆漂上来的。乌贼一身发紫的皮子,晒也晒不黑,捂也捂不白,皮子很薄,如乌鱼皮缎子似的发亮。乌贼头顶上四个旋,那卷着的黑发,花似向上蓬松着,透着股有些怪异的骠劲。可能仗着老祖奶奶对他的宠爱,自小就邪皮,上学时又遇上文化革命,人虽聪明,书没读,倒练了一身好功夫,走路都横着,一股霸气。他当过兵,刚出新兵连,就把连长打伤了,关了三个月禁闭,复员回来了。建港